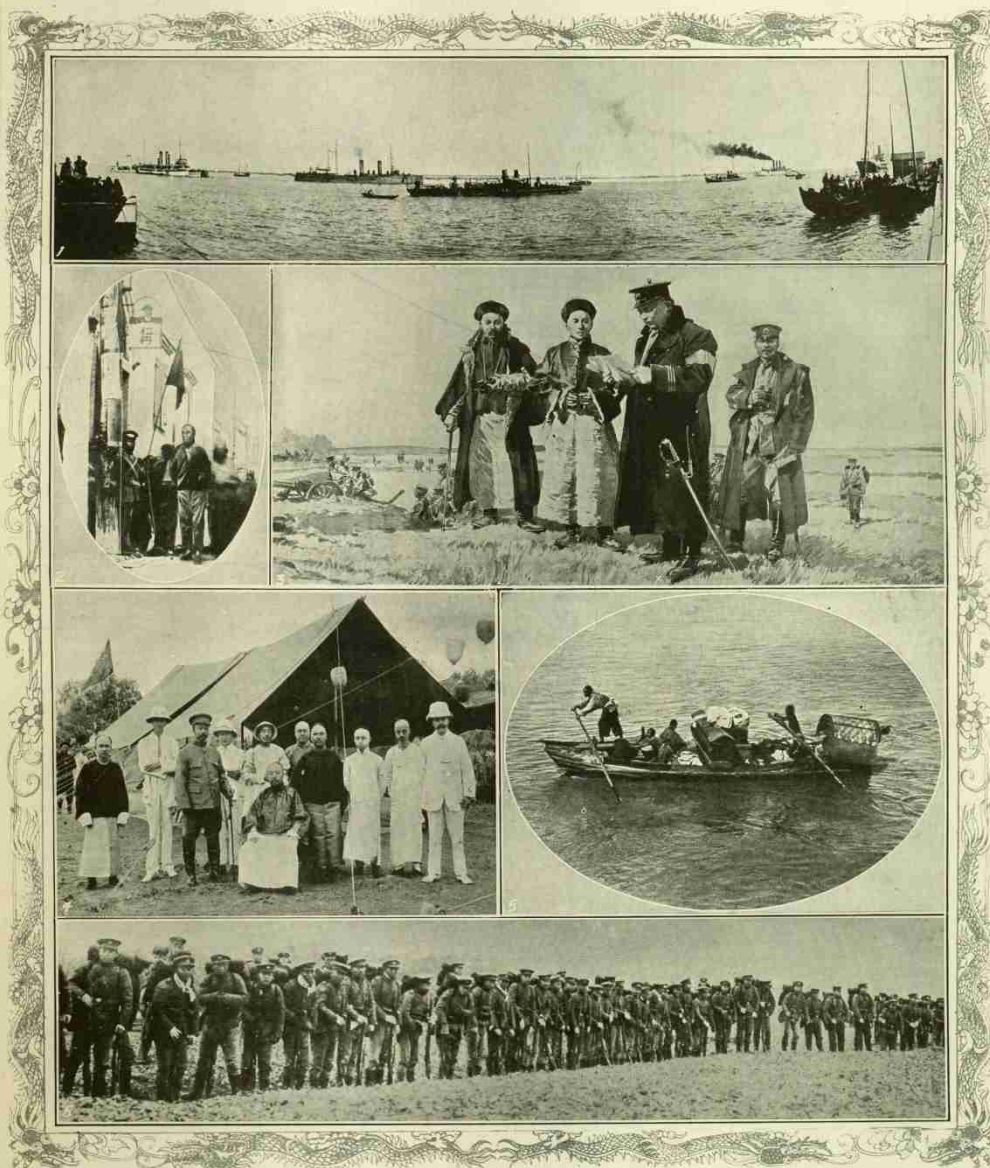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 25, 1911.— 871

A CENTRE OF THE CHINESE UNREST: "WAR" IN HANKAU.

ILLUSTRATION No. 3 FROM A PHOTOGRAPH IN THE "CHINA PRESS" OF SHANGHAI; OTHERS FROM PHOTOGRAPHS BY C.N. AND ILLUSTRATIONS BUREAU.



1. THE SHIPS WHICH WERE REPORTED WITHOUT COAL OR RICE, AND TO HAVE FIRED SHELLS OF PAINTED WOOD: IMPERIAL CHINESE WAR-VESSELS STATIONED BELOW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AT HANKAU ON OCTOBER 16.
 2.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REVOLUTIONIST FORCES: A RECRUITING STATION FOR THE REBEL ARMY AT HANKAU.
 3. THE REVOLUTIONISTS' COMMANDER-IN-CHIEF IN THE FIELD: GENERAL LI YUAN-HENG (RIGHT FOREGROUND, X) AT THE FRONT, WITH HIS STAFF.
 4. LEADER OF THE IMPERIALISTS AT HANKAU: GENERAL CHANG PIAO ON MILITARY UNIFORM.
 5. WITH COFFIN ABOARD: REFUGEES FLEEING FROM HANKAU BY WATER.
 * GETTING READY TO MARCH TO THE FRONT: REVOLUTIONARY TROOPS.

When it was first announced that Hankau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ists, it was stated that gun-boats under Admirals Sa Cheng-Ping and Cheng Yun-Ho had been ordered to the place to put down the rebellion. Not long afterwards it was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fighting in Hankau the Chinese war-vessels had fired, at all events, some shells which were nothing more dangerous than painted woo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published the text of a dispatch from Admirals Sa Cheng-Ping and Jui-cheng which said that the fleet was without coal or rice, that Admiral Jui-cheng's own gun-boat was without rice or oil, and that those concerned were awaiting death. At the moment of writing, fighting is still going on in Hankau and its neighbourhood. The rebel general, Li Yuan-

Heng, is a native of the province of Hupeh, and is forty-eight. Before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 army, he was in the Chinese navy. He was educated at Tientsin, and has visited this country. General Chang Piao, who was the commander of the troops at Wu-chang when the rebel first proclaimed a republic, and during the first fighting at Hankau, was reported to have been captur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volution, but evidently was in the field after th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 cause. He is described as a brave and able soldier. On October 16 there were eleven Chinese cruisers and torpedo-boats at Hankau. The large steamer seen near the water-front in the top photograph is the "Belgravia," chartered for the use of foreigners if flight should become necessary.

汉口战斗的现场报道

《伦敦新闻画报》1911年11月25日

西方媒体的辛亥记忆

秦风老照片馆 徐家宁

古籍馆 徐亚娟 彭福英

20 世纪初，以报纸为主体的中国新闻事业迅速发展，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得到了充分的报道，留下了身处激流中的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观察与判断。西方媒体，比如各种图文并茂的画刊，则以旁观者角度记录了革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视角。其时，摄影器材及技术已日趋成熟并引入中国，因之保存了大量图像资料。这些当时以新闻面貌出现的图文资料，在今天看来，实为别具意味的历史记忆。本次展览除了大量晚清民国的书籍稿本、印本、名人手札以外，许多珍贵的老照片、画报、报刊、漫画形成了一幅别具特色的风景，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历史资料。

英藏老照片：晚清映像与辛亥革命

19 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 1860 年以后，由于外国摄影师获得了在中国到处旅行的特权，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以影像纪录中国，至 20 世纪已蔚然成风。如今，我们对晚清及民国早期的记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美人拍摄的影像资料。也因而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如此直观而具体的体验。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终于爆发。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炸弹意外爆炸，这一事件成为革命的催化剂。革命军并不是坐等清兵的逮捕，而是发动了革命。由于事发突然，加之当时中国的新闻发布还没有条件做摄影报道，只有几个驻华的主流媒体和驻汉口的领馆人员用相机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要事件，为 1911 年中国发生的特殊事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图证。这些由不知名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集中反映了武昌起义之后，荫昌率领的新式清军对革命军的围剿情况，其中既有革命军的身影，又有清军阵营的景象；既有激战后武昌、汉口的惨状，也有租界内德国水兵的掠影。《汉口大火，火势凶猛》(Hankow fire at its height, 30 October 1911)、《汉口革命军》(Rebel soldiers at Hankow, 1911)、《九江革命军作战的舢板》(Rebel war junks at Kiukiang, 1911)、《革命军的三英寸大炮正在开火》(Rebel 3-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w, 1911) 等照片，均以多元的视角全面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另外，由伦敦传道会的伯纳德·厄普沃德 (Bernard Upward) 拍摄的《正在剪头发的剃头匠》(Itinerant barber cutting man's hair, Hankow, 1911) 描绘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剪除长辫子命令开始实行的前一天，汉口街头一个剃头匠正在给顾客剪头发的情景。

西洋画刊中的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过去整整100年之后，对这场革命的回顾，对它的历史价值的评估，必然离不开对于革命前后各种细节的追究。其时的中文报纸和时人的记述，提供了处于局势之中的国人对周遭的观察；此外众多外国报刊也辟出大量版面，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专业的新闻素质，对革命的萌发与发展积极跟进。西方报刊对新闻的敏感性，使得他们的报道常常包含与主题事件相关的各种背景资料，也包括对事件过往的分析和未来走向的预测。以后来的发展来看很多分析和预测不见得准确，但在当时，总有相关的事实或现象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一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东西，在今天或许正好能为历史大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小块。

20世纪初，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刊颇受欢迎。自从1842年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开创这一新的报道形式之后，在英国陆续有《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星期画报》（*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图画报》（*The Graphic*）、《环球报》（*The Sphere*）、《黑白画报》（*Black & White*）等画报问世；在欧洲大陆，有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报》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ément Illustré*）、《画报》（*L' Illustrations*）、《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求精报》（*Excelsior*），比利时《爱国者画报》（*Le Patriote Illustré*），意大利《意大利画报》（*L' Illustrazione Italiana*），西班牙《艺术画报》（*La I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伦敦新闻画报》发行了美国版，同时还有《格利生画报》（*Gleason's Pictorial*）、《鲍洛画报》（*Ballou's Pictorial*）等本土报纸。

众多画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图画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图画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木刻版画、石印版画到后来直接由照片转印，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各画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伦敦新闻画报》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图画来表现重要事件，或是用紧密排列的多幅图像来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叙述；法国的《画报》则多采用图文混排的方式，以详细的文字报道为图片做注解。总体来说各种画报都尽力呈现丰富的视觉内容，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因而很多画报都极具影响力，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辛亥革命爆发时，欧美及日本各大报刊都对局势的发展作了及时的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纽约时报》即刊登了《武昌爆发共和革命，共和国体有望成立》、《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援汉口前线》、《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等三篇通讯，并有标题为《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三百年统治》的述评。此时电报、电话这些现代通信技术已得到普遍使用，但据莫理循的讲述，当时“记者采集的新闻，经电报发回本国后，交由专人写成通讯再作刊登，整个过程会导致一两天的延

对于各种画刊，由于照片的递送依然通过邮路，因而来自革命现场的画面最快也在两三个星期以后才刊登出来。在此之前关于武昌起义以及相关事件的报道，多配以早前的旧图，如孙中山的肖像、溥仪父子的合影、汉阳兵工厂及铁厂、新军的训练与装备以及中国各地的风光民情等；另有一些根据文字叙述绘制的插图，用以描绘革命中的某个场景。到11月中旬以后，各大画刊都有来自中国的照片大量刊出，从武汉到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取自多种角度的图片从中国各地汇集起来，为这场革命提供了一幅日益完整的视觉图景。

1911年10到12月间的武汉，是全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的战斗，从10月下旬持续到11月底，一开始革命军占有些许优势，待清军的主力从北方开到之后，革命军逐渐退守。随着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武汉战场上的共和革命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这期间各画刊对武汉地区战况的图文报道，除了被烧毁的城区和府衙、遭到破坏的铁路、逃难的民众这类常见的战争场景，对战斗双方两支军队的关注，从报道和照片的数量来看，显然是偏重于革命军一边。这种态度实际上可见于辛亥革命前后几乎所有西方报刊对中国局势的报道。革命军在成功占领武昌之后，于10月13日即给驻汉口各领事馆分送了照会，承诺保护在汉口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以避免招来外国的干涉。虽然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枪炮不长眼，汉口的使馆区并没有成为战火之外的“绿区”，但革命军作出的表态，还是使得各国将这次的革命与11年前的义和团区分开来。随着局势的发展，驻汉口各国领馆保持中立的态度日趋明确，善于审时度势的各国媒体，自然能捕捉到官方那些即便不算正式的表态。因为相较于一个羸弱又孤傲、顶着数千年传统体制的重负而难以迈进的旧式中国，一个在思想和制度上与西方世界趋同的共和国，或许更有助于西方各国在远东实现他们的利益。因此谁都没有必要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武汉之外政治局势与各种事态的发展，其实比武汉三镇的战斗更关乎共和革命的走向。10月28日，法国的《画报》将目光投向了河南北部的一个小城彰德，在这里“隐居”着一位足以牵动整个时局的大人物袁世凯。袁于1908年被谕令罢免所有职务“回籍养病”，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式陆军北洋六镇，依然由他的众多亲信统率。武汉情势紧急时，清政府一面急调北洋军驰援汉口，一面重新启用袁世凯，希望他的出山能够平定目前的乱局。清政府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领军事，袁一开始虽借故不出，但敏锐的西方媒体和对朝中政治力量有所知闻的人们都看到了关键所在。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及共和建立之后的数年间，都以中国第一实权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西方画刊上，关于他的报道涉及他的官场生涯、复出的经过、1912年1月16日遭炸弹刺杀事件、就任大总统后的各种活动，此外他在北京锡拉胡同的宅第、身边的侍卫以及剪辫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都登上了西方的画刊。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期间媒体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的声誉和地位并

自权力，而是来自多年坚持不懈地对共和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因“伦敦蒙难”事件登上了英国《图画报》；武昌起义爆发几天后，《图画报》增刊在报道中国刚刚发生的革命时，即预言孙中山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法国《求精报》在12月29日专文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并刊登了他与欧洲革命同志的合影。作为一名与西方交往颇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在一些画刊上出现；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政治事件，更是经常性地将他带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外国人对中国持续的兴趣点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清朝的皇室。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道光皇帝到慈禧太后，每一任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宫廷里的实权人物，都以某种形象在西方画刊上出现过。到辛亥革命时，皇室的保留与否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不但革命党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多长期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地加入到要求建立共和国体的队伍中来了。此时命悬一线清朝皇室，以5岁的幼帝、弱势的太后和几位不足以应付局面的少年亲王的组合，于内于外都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1911年11月18日的英国《环球报》，通过满人统治中国的历史简介，道出清末满汉矛盾的本质。其他画刊上关于皇室成员及其活动的报道，尤其在1900年以后，总是与各种危机相关联，似乎一有大事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今的清朝皇室是否有能力处理危机，并且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外界对皇室的信心日渐减少的一种证明。

西方画刊对革命中的中国社会的观察，当然不限于战争、政局以及政治人物的各种亮相。几乎所有介绍辛亥革命的书，都会论及一个话题，即这场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一页的共和革命，在文化和地域上到底进行到何种程度。在偏远的农村，革命多半并未波及，而且一场突发的革命，远不能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带来即刻的转变。而在上海这样开埠已久的大城市，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志物已经是随处可见，这些变化并非由革命带来，而是外部世界长期的影响所致。因此在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之外，古老的中国显然还需要经历一个起点不同、步伐不一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众画刊对当时中国整体形势的解析，也涵括了社会生活中未受革命直接影响的一些方面。

总览1911到1912年的各种西方画刊，在所有有关中国的报道里，每一幅照片、插图，都重现了辛亥前后某一段显著或是被人忘却的史事。其中的观点与角度，除去少数必然存在的偏颇与误读，多数时候都体现了专业的新闻采编者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判断，是我们今天全面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 马运增等：《中国摄影史1840—1937》，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8月。
蒋齐生等：《中国摄影史1937—1949》，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6月。
钱波、夏宇编：《原来如此：1840—1949中国底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

张志清等主编：《1860-1930: 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美）瑞威·戈登：《目击者》，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4月。

DINGLE, Edwin John, *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 McBride, Nast & Company, 1912.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下），刘家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黄时鉴编著：《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Amstutz, Walter. ed. *Who's Who in Graphic Art?* Amstutz & Herdeg Graphic Press, 1962.

Lothrop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 New York : C. Scribner's Sons, 1922.